

持，兩大政黨都動員「西」語人才遊說。美國人心目中最難懂、難學的，當然是中文。今天許多美國大學設有中國語文課程，主修「中國研究」的畢業生能說、能讀。他們的中文造詣，遠勝於早年來華經商和傳教的「中國通」。

再講回中國人——無論在香港、臺灣、或大陸——依舊爭先恐後地學英文，這個新的「世界語」。他們究竟還是拿它當作外語來學、來用，最多為個人謀出路。真正想使用中文「全盤西化」的，恐怕絕無僅有。根據以往的經驗，他們之中倒會有學貫中西、慎思明辨之士，是中國現代化的促進者，也是對外宣揚祖國文化的生力軍。

一九八八年八月於美東瑪利蘭

## 譯界訊息

一九八八年十月八日香港翻譯學會頒授榮譽會士銜予兩位海峽兩岸的譯界翹楚：中國大陸的名作家楊絳女士（錢鍾書夫人、《幹校六記》作者），以及臺灣的翻譯家殷張蘭熙女士。

香港翻譯學會為了表彰對翻譯有重大貢獻的人士，每年均頒授榮譽會士銜，過去獲此殊榮者包括高克毅、宋淇、劉殿爵、賴恬昌、馬蒙、林太乙、何丙郁、蔡思果、林文月、楊憲益伉儷等。

該會並於同日在大會堂劇院舉行每年一度與市政局圖書館合辦的翻譯研討會，主題為「翻譯實踐」，內容包括：基本法的英譯問題、現行法例翻譯上的幾個問題等。

■ 楊絳女士接受香港翻譯學會榮譽會士銜的答辭，特刊出如右，以饗讀者。

翻譯大概是個沒有止境的工作。譯者儘管千改萬改，總覺得沒有到家。世界文學傑作儘管歷代都有著名譯本，至今還不斷有人重新翻譯，表示前人的譯本還有遺憾。所以譯者常感歎「翻譯吃力不討好」，確是深知甘苦之談。達不出原作的好，譯者本人也自恨不好。如果譯者自以為好，得不到讀者稱好，費盡力氣為自己叫好，還是吃力不討好。

我缺乏自信，並且深知自己翻譯的種種缺點，不過，如能討得讀者的好，我就忻喜感激；如果能討得行家的好，那就更不用說了。香港翻譯學會給我榮譽會士的稱號，想是我討得了他們大行家的好，這是使我喜出望外的榮譽。我翻譯的作品大小不過三部，可是感喜之餘，顧不得自問是否合格，就欣然接受了。我不能親來領受這份榮譽，改用書面方式，也免得我「亮相」時廁身於大譯者之林而自慚形穢。我謹向大家道歉並道謝。

楊絳 一九八八年八月